

第十九回 道路聯姻奇作合

詞曰：

道路聞名巧，萍蹤得信奇。不須驚喜不須疑，相應三生石上、舊相知。錯認儂為我，休爭他是誰，一緣一會不差池，大都才情出沒，最多岐。

右調《南柯子》

話說燕白頷自有了科舉，又替平如衡納了南監，遂同到南京來鄉試。真是學無老少，達者為先。二人到了三場，場中做的文字，猶如萬選青錢，無人賞。到了放榜之期，燕白頷高高中第一名解元，平如衡中了第六名亞魁。二人青年得雋，人物俊美。鹿鳴宴罷，迎回。及拜見座師、房師，無不羨慕，個個歡喜。

凡是鄉宦有女兒人家，莫不都來求他二人為婿。二人辭了東家，又辭了西家，真個辭得不耐煩。公事一完，就同回松江。不料松江來求親的，也是這等。燕白頷與平如衡商量道：「倒不如早早進京，便可省許多唇舌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若早進京，也有許多不妙。」燕白頷道：「進京有甚不妙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功名以才得為榮，若有依傍而成，便覺減色。我與你不幸為王宗師所薦，姓名已達於天子。今又奪了元魁，倘進京早了，為人招搖，哄動天子，倘賜召見，盛邀獎譽，那時再就科場，縱登高第，人祇道試官迎合上意，豈不令文章減價！莫若對房師、座師祇說有病，今科不能進京，使京中望你我者絕望。那時悄悄進去，挨至臨期，一到京就入場，若再能搶元奪魁，便可揚眉吐氣，不負平生所學矣！」

燕白頷聽了大喜道：「吾兄高論，深快弟心。但祇是松江也難久留，不如推說有病到那裏去養，卻同兄一路慢慢遊覽而去。臨期再入京豈不兩全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等方妙。」二人商量定了，俟酬應的人事一完，就收拾行李悄悄進京，吩咐家人回去，祇說同平相公往西湖上養病去了。

二人暗暗上路，在近處俱不耽擱，祇渡過揚子江，方慢慢而行。到了揚州，因繁華之地，打帳多住些時，遂依舊寓在瓊花觀裏。觀中道士知道都是新科舉人，一個解元，一個亞魁，好不奉承。二人才情發露，又忍不住要東題西詠。住不上五七日，早已驚動地方都知道了。

原來地方甲里規矩，凡有鄉紳士宦住於地方，都要暗暗報知官府，以便拜望、送禮。瓊花觀總甲見燕白頷與平如衡都是新科舉人，祇得暗暗報知府縣。不料揚州理刑曾聘做簾官，出場回來，對竇知府盛稱解元燕白頷與亞魁平如衡，俱是少年才子，春闈會狀，定然有分。竇知府聽在肚裏，恰恰地方來報，他就動了個延攬結交的念頭，隨即來拜，燕白頷與平如衡忙回不在。

竇知府去了，燕白頷因商量道：「府尊既已知道，縣間未免也要來拜。我們原要潛住，既驚動府縣，如何住得安穩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必須移個寓所方妙。」一面就叫人在城外幽僻之處尋個下處，一面叫人打探竇知府出了門，方來答拜。祇投得兩個帖子，就移到新下處去了。竇知府回來聞知，隨即叫吏書下請帖請酒。書吏去請了，來回復道：「燕、平二位相公不知是移寓，又不知是進京去了，已不在瓊花觀裏。」竇知府聽了暗想道：「進京舉人，無一毫門路，還要強來打秋風，作盤纏；他二人我去請他，他倒躲了，不但有才更兼有品，殊為難得，可惜不曾會得一面。」十分追悔不題。

卻說燕、平二人移到城外下處，甚是幽靜。每日無事，便同往山中去白雲紅樹。一日走倦了，坐在一個亭子上歇腳。忽見兩個腳夫，抬著一盒擔禮，後面一個吏人押著，也走到亭子上來歇力。燕、平看見，因與那吏人拱一拱手問道：「這是誰人送的禮物？」

那吏人見他二人生得少年清秀，知是貴人，因答道：「是府裏竇太爺送與前面冷鄉宦賀壽的。」平如衡因記得冷絳雪是維揚人，心下暗驚道：「莫非這冷鄉宦正是她家？」因又問道：「這冷鄉宦是個甚麼官職？」那吏人道：「是個欽賜的中書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兄曾聞這冷中書家有個才女嗎？」吏人道：「他家若不虧這個才女，他的中書卻從何處得來？」平如衡還要細問，無奈那腳夫抬了一盒擔走路，吏人便不敢停留，也拱一拱手去了。

平如衡因對燕白頷說道：「小弟哪裏不尋消息，卻無蹤影。不期今日無意中倒得了這個下落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正所謂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』。但不知這個才女可正是冷絳雪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天下才女能有幾個，哪有不不是她之理！祇是雖然訪著，卻怎生去求親？」燕白頷道：「若果是她，要求親卻不難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在京中冷臚家祇問得一聲，受了許多閑氣。今要開口求親，人生面不熟，絕無門路，怎說個不難？」燕白頷道：「竇知府既與他賀壽，定與他相知，祇竇知府便是門路了。」平如衡聽了大喜道：「這果是一條門路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是便是一條門路，但你我既避了他來，如何又好去親近，豈不被他笑我們腳跟立不定乎？」平如衡笑道：「但能求得冷絳雪之親，便死亦不辭何況於笑。」燕白頷也笑道：「兄為冷絳雪故不足惜，祇是小弟何幸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不要這等分別，兄若訪著了閣上美人，有用小弟時，雖蹈湯赴火豈敢辭乎！」

兩人俱大笑，因回了回來，仍舊搬到瓊花觀來住。隨備了一副贖見禮，叫人訪竇知府在衙，重新又來拜起。到了府前將名帖投入。竇知府正然追悔，忽見名帖不勝歡喜。先叫人請在迎賓館坐，隨即出來相見。相見完畢，遜坐待茶。看見燕、平二人年俱是二十上下，人物秀俊異常，滿心愛慕。因說道：「前日奉拜不遇，又承降失迎，隨即具一小東奉屈，回說二兄已命駕矣。正以不能一面為歉，今忽蒙再顧實出望外。想是吏員打探不實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前日奉謁不遇後，實移寓行矣。不意偶有一事，要請教老公祖大人，故復來奉求。」因叫家人送禮帖，道：「不腆微儀，少申鄙敬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薄敬尚未曾申，怎敢反受厚禮，但不知台兄有何事下詢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聞貴治冷中翰有一才女，不知她的尊諱叫做甚麼，敢求老公祖大人指教。」竇知府道：「她的名字叫冷絳雪，台兄何以得知而問及？」

平如衡聽見說出冷絳雪三字，便喜得眉歡眼笑竟忘了情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竇知府見了因問道：「平兄何聞名而狂喜至此？」燕白頷看見光景不象模樣，因替他說一個謊道：「不瞞老公祖大人說，平兄昔年曾得一夢，夢見有人對他說，維揚才女冷絳雪與你有婚姻之約。平兄切記於心遍處尋訪，並無一個姓冷的鄉宦。昨日偶聞冷中翰之名，又聞他有一才女，但未知名猶在疑似。今蒙老公祖大人賜教明白，平兄以為其夢不虛，故不覺狂喜，遂至失儀於大人之前。」

竇知府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既是有此奇夢，可見姻緣前定，待本府與平兄作伐如何？」平如衡見竇知府口說作成，便道：「

到地道：「若得老公祖大人撮合此姻，晚生沒齒不忘大恩大德。」竇知府笑一笑道：「平兄不必性急，這一事都在我學生身上，包管成就。祇是明日有一小酌，屈二位一敘，當有佳音回復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既蒙寵招，敢不趨赴。但冷氏之婚，已蒙金諾萬望周全。」竇知府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又喫了一道茶，燕、平二人方纔辭出。平如衡送的禮物，再三苦求，祇受得兩色。燕、平二人別去不題。

卻說竇知府回入私衙，就發了一個名帖，叫人去接冷鄉宦到府中有話說。冷大戶見知府請他安敢不來。隨即坐了一乘轎子，抬到府中。竇知府因要說話，迎賓館中不便，遂接入私衙相見。相見畢，敘坐。冷大戶先謝他賀壽之禮，謝畢就問道：「蒙老公祖見招，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竇知府就將平如衡來問他女兒名字，及燕白領所說夢中之事與求親之意，都細細說了一番，道：「我想你令媛年已及笄了，雖在山府中不曾輕待於她，卻到底不是一個結局。今這平舉人來因夢求親，實是一樁美事。況那平舉人年又少，生得清俊過人。才又高，明年春試，不是會元定是榜眼。你令媛得配此人方不負胸中才學。他再三託本府為媒，你須應承，不可推脫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蒙老公祖大人吩咐豈敢不遵。但小女卻在京中，非我治生所能專主。治生若竟受聘應承，倘他京中又別許嫁，豈不兩下受累！」竇知府道：「這個不消慮得，你令媛京中萬萬不能嫁人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老公祖大人怎料得定？」竇知府道：「山相公連自家女兒東選西擇，尚不能得一奇才為配，怎有餘力選得到你令媛。我故說京中萬萬不能嫁人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莫若寫一個字，叫他京中去商量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老先生你不要迂了，以平舉人的才學人品若到了京中，祇怕閣下見了，且配與自家女兒，哪裏還想得到你令媛。依本府主張，莫若你竟受了他的聘，使他改移不得。況父母受聘古之正禮，就是山相公別有所許，也爭你不過。這樣佳婿，萬萬不可失了。」

冷大戶被竇知府說得快活，滿口應承道：「但憑老公的主張，治生一一領教。祇是小女現在山府，恐他明日要娶，遲早不能如期，也須說過。」竇知府道：「這不消說。若說在山府，未免為他所輕。且到臨娶時，我自自有處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既是這等，還有一事，小女曾有言，不論老少美惡，祇要才學考得她過，方纔肯嫁。明日臨娶時，若是考她不過，小女有話說，莫怪治生。」竇知府笑道：「這個祇管放心。這平舉人才高異常，必不至此。」冷大戶說定，遂辭謝去了。

竇知府隨發帖請酒，燕、平二人因有事相求，俱欣然而來。酒席間，竇知府備說冷大戶允從之事，平如衡喜之不勝再三致謝。酒罷，就求竇知府擇了吉期，行過聘去。約定來春春闈發榜之後來娶。冷大戶因竇知府為媒，又著人暗相平如衡，見青年秀美，與女兒足稱一對，滿心歡喜，竟自受了聘禮。

平如衡見冷大戶受了聘定，因與燕白領商量道：「事已萬分妥帖，我們住在此間轉覺不便。」遂辭謝了竇知府，竟渡淮望山東一路緩緩而來不題。

卻說山黛與冷絳雪，自從趙縱、錢橫考詩之後追尋不見，已是七分不快。又被張寅攪擾一場，便十分惆悵。虧與冷絳雪兩人互相寬慰，捱過日子。不期過了許久，忽報張吏部有疏特參：

.....山黛年已及笄，苛於擇婿不嫁，以致情欲流蕩，假借考較詩人為由，勾引少年書生趙縱、錢橫，潛入花園，淫詞唱和，現獲唱和淫詞一十四首可證。似此污辱欽賜才女之名，大傷風化，伏乞聖恩查究，以正其罪.....

山黛看了，大怒道：「這都是張寅前日受辱，以此圖報復也。」因也上一疏辯論，疏道：

.....張寅因求詩考詩不出，擅登玉尺樓調戲，因被塗面受辱，故以此污蔑。蒙恩賜量才之尺，以詩文過質者，時時有人，不獨一趙縱、錢橫。幸臣妾與冷絳雪原詩尚在，乞聖明垂覽。如有一字涉私，臣妾甘罪。倘其不然，污蔑之罪，亦有所歸.....

天子見了兩奏，俱批准道：

.....在奏人犯，俱著至文華殿，候朕親審.....

旨意一下，事關婚姻風化，禮部即差人拘提。眾犯俱在，獨有趙縱、錢橫，並無蹤影。禮部尋覓不獲，祇得上本奏知。聖旨又批下道：

.....既有其人，豈無蹤影。著嚴訪候審，不得隱匿不報.....

禮部又奉嚴旨，祇得差人遍訪。因二人曾題詩在接引庵，說和尚認得，就押著普惠和尚，遍處察訪不題。

卻說山黛，因被張吏部參論，心下十分不暢。因與冷絳雪在閨中閑論道：「才名為天地鬼神所忌，原不應久佔。小妹自十歲蒙恩，於今六載，當朝之名公才士，不知壓倒多少。今若覓得一佳偶，早早於飛而去，豈不完全全節。不期才俊難逢，姻緣淹蹇，日多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以致有今日之物議。冷絳雪道：「量才考校，是奉旨之事，又不是桑濮私行。就是前日唱和之詞，並無一字涉淫，怕他怎的？況眼前已有二三才人，聽小姐安擇所歸，亦易事耳。何必苦苦掛懷？」

山小姐道：「姐姐所說二三才人，據小妹看來，一個也算不得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為何一個也算不得？」山小姐道：「蒙聖上所諭，松江燕白領、洛陽平如衡許為妾主婚，此一才子也。然屢奉徵召，而抵死辭謝不來，此其無真才可知矣。即趙縱、錢橫二人，才情豐度，殊有可觀，得擇一以從足矣。不料有此一番議論，就使事完無說，而婚姻之事亦當避嫌而不敢承矣！此又一才子也。止有一個圖下書生，大可人意，然大海浮萍，范天定跡。試問，姐姐所說已有二三才人今安在乎？」

冷絳雪道：「小姐因張寅讎參，有激於衷，祇就眼前而論，未嘗不是。若依賤妾思來，小姐今年二八，正是青春，尚未及標梅之歎。況燕白領既與平如衡同薦，平如衡妾所可信，料燕白領必非無才之人。就是辭避召而就制科，士各有志，到底有出頭之日，何妨少俟。至若趙縱、錢橫量才是奉君命，臨考是奉父命，有何嫌疑而欲避？就是閣下書生，偶然相遇，非出有心。況選吉求良，亦詩人之正，有何私曲苦郁於懷？即明告太師，差人尋訪，或亦太師所樂從。小姐何必戚戚拘拘，作小家兒女之態？」

山小姐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姐姐高論，頓令小妹滿胸茅塞俱開矣！但閣下書生，既無姓名又無夢中畫象，即欲明訪，卻將何為據？」冷絳雪笑道：「小姐何聰明一世，而懵懂一時。書生的姓名雖無，圖像未畫，題壁一詩，豈非書生之姓名圖畫乎？何不將前詩寫一扇上，使人鬻於鬧市，在他人自不理會，若書生見之，豈不驚訝面而得之也。」

山小姐聽了，不禁拍手稱讚道：「姐姐慧心異想，真從天際得來，小妹不及多矣！」取了一柄金扇，將書生題壁詩寫在上面。隨喚了一個一向在玉尺樓服侍，今在城中住的老人家蔡老官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在城中住，早晚甚便，可將這柄扇子拿到鬧市上去賣。若有個少年書生看見扇上詩驚訝，你可就問他姓名居址來報我。他若問我姓名，你切不可露出真跡，祇說是皇親人家女子，要訪她結婚的。若果訪著我重重有賞。老爺面前，且莫要說。」老人家領命去了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領與平如衡，在一路慢慢度了歲，直交新春方悄悄入京，尋個極幽僻的所在住下。每日祇是閉門讀書，絕跡不敢見人。原來燕白領與平如衡一中以後，報到京中，莫說王提學歡喜，山相公歡喜，連天子也龍顏大悅。因王提學聞道：「燕白領與平如

衡，既能發解奪魁，則爾之薦舉不虛，則彼二人之辭徵召而就制科，亦不為無見也。」因賜表禮，以旌其薦賢得實。又諭：「若二人到京，可先領來朝見。」王提學謝恩辭出，遂日日望二人到京。

山顯仁見報，忙與山小姐、冷絳雪說道：「燕白領中了解元，平如衡中了亞魁，不日定然到京，你二人婚姻有著落了。」冷絳雪因對山小姐說道：「小姐何如？我就說燕白領斷非無才之人，今既發解，則其才又在平如衡之上矣！」二人暗暗歡喜不題。

山顯仁與王提學逐日打聽，再不見到。祇等大座師復命，方傳說二人有恙，往西湖上養病去了。今科似不能會試，大家方冷了念頭不十分打探。誰知二人已躲在京中，每日祇是坐在下處，喫兩杯悶酒。平如衡因聘定了冷絳雪，心下快暢，還不覺寂寞。燕白領卻東西無緒，甚難為情。早晚祇將閣上美人的和韻寫在一柄扇上吟詠。至捱到場期將近，方同平如衡悄悄進城，到禮部去報名投卷。

此時，天下的士子皆集於闕下，滿城紛紛攘攘。二人在禮部報過名，投過卷，遂雜在眾人之中，東西閑步。步到城隍廟前，忽見一個老人家手中拿著一把金扇，折著半面，插著個草標在上。燕白領遠遠望見，見那扇子上字跡寫得龍蛇飛舞十分秀美。因問道：「那扇子是賣的麼？」那老人家道：「若不賣，怎插草標。」燕白領因近前取來一看。不看猶可，看了那詩驚得他眼睜了，合不攏來；舌吐出，縮不進去。因扯著那老人家問道：「這扇子是誰賣的？」那老人家見燕白領光景，有些詫異，因說道：「相公，此處不便講話可隨我來。」遂將燕、平二人引到一個幽僻寺裏去，方問道：「相公看這扇子有何奇處，這等驚訝？可明對我說，包管相公有些好處。」

燕白領心下已知是美人尋訪，因直說道：「這扇上的詩句，及是我在城南皇莊牆壁上，題贈一位美人的。此詩一面寫了，一面就塗去。這是何人，他卻知道，寫在上面？」老人家道：「相公說來不差，定是真了。這詩就是相公題贈的，美人寫的。她因不知相公姓名居止無處尋訪，故寫了此詩叫我各處尋訪。今果相遇，大有緣法。」

燕白領聽了，喜得魂蕩情搖，體骨都酥，因說道：「我蒙美人這等留情留意，雖死不為虛生矣！」因問道：「老丈，請問你那閣上美人姓甚名誰，是何等人家？」那老人家答道：「那美人門第卻也不小，大約是皇親國戚之家。她的姓名我一時也不好便說，相公若果也有意，可隨我去，便見明白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隨你去固好，祇是場期近了不敢走開，卻如之奈何？」老人家道：「相公既要進場，功名事大怎敢相誤，可說了姓名寓處，待我場後好來相訪。」

燕白領心下暗想道：「若說是趙縱，恐惹張寅的是非。若說燕白領，恐傳得朝廷知道。」因說道：「我的姓名也不好便說。還是你們說個住處，我到場後來相訪罷！」老人家道：「場後來訪也不為遲，但我家小姐特特託我尋訪，今既尋訪著了又無一姓名，叫我怎生去回復，豈不道我說謊。」燕白領想了想道：「我有個道理。」遂在袖裏取出那柄寫美人和韻的扇子來，遞與那老人家道：「你祇將此物回復你家小姐，他便不疑你說謊了。你那柄扇子可留在此，做個記頭。」老人家接了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老漢住在東半邊蘇州胡同裏，相公場後來尋我，祇消進胡同第三家，問蔡老官便是了。這把扇子，相公說要，留在此不妨。」便就遞與燕白領。

燕白領接了道：「有了住處便好尋了。你回去可拜上小姐，說我題壁書生，何幸得蒙小姐垂愛，場後定當踵門拜謝。」老人家道：「相公吩咐，我自去說。但場後萬萬不可失約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訪求猶恐不得，既得焉敢失約。」兩下再三叮嚀，老人家方纔回去，將此事回復小姐不題。

卻說平如衡在旁看見，也不勝歡喜道：「小弟訪著了冷絳雪，已出望外，不料無意中兄又訪著了閣上美人之信，真是大快心之事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兄之冷絳雪聘已行了，自是實事；小弟雖僥幸得此消息，然鏡花水月尚屬虛景，未卜何如？」平如衡道：「美人既然以題詩相訪，自是有心之人。人到有心，何所不可！你我唾手功名，凡事俱易為矣！」二人歡歡喜喜，以待進場。有分教：

吉凶鴉鵲同行，清濁忽分鱗鯉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